

歷史演義

中興平捻記

卷之六

集成叢書公司刊印

宣統元年臘月出版



版權所有

著者

校閱者

印刷者

發行者

中興平捻紀

每冊定價大洋四角

吳興嚴庭樾

集成圖書公司編輯所

集成圖書公司印刷所

集成圖書公司

點石齋

開明書店

中昌書室

印刷様本



PAT 58/01

中興平捻紀卷六目次

第三十四回

假投降巧救花參將

愛人材謀間鐵大刀

第三十五回

服大刀聯轡返官營

守臥帳單身驚刺客

第三十六回

劉銘傳爲聚米謀

周盛波效囊沙策

第三十七回

劉士奇月下斬金鰲

李朝斌水中擒石豹

第三十八回

中興平捻紀卷六目次

二

陳得才計窮服毒

馬融和解闕轡屍

第三十九回

陳大瀆敗走南陽

李肅毅剿平西捻

第四十回

慶昇平纓鎗銷海內

晉爵秩雨露遍人間

中興平捻紀卷之六

吳興渭臣嚴庭樾編

第三十四回 假投降巧救花參將

愛人材謀間鐵大刀

却說東捻賊勢窮蹙。巨酋張總愚。悉索醜類。屯踞蒲圻。李公統大兵圍之。至同治七年七月初二日。大軍乘夜攻破東門。將匪衆困住城頭。有躍落護河。希圖倖逃顯慘者。均被濠邊官軍生擒活捉。解赴大營。那二千多名死黨。斬擒殆盡。牛瑞爲蕭作楫所斬。甄老窩子死于亂軍之中。惟梅春宓起宗范順官三逆。武藝本極了得。此際拚了性命。越發驍勇非常。使開了兵器。東砍西擊。好如困虎檻獅。猛烈無匹。官軍差不多的。都不能近身。更兼城頭地位狹窄。兵將雖衆。無可用武。意欲亂鎗轟斃。又碍着張總愚同在一處。因曾奉元

帥將令。須將逆首活擒。只得緊緊困住。一面催請松山二周等上將飛速到來協拿。悍酋片時間聽得南城上一聲巨喝。响若春雷。回頭看時。却是劉松山趕到。蕭作楫魯香泉皆喜。迎訴賊將凶猛難近。須仗軍門虎威。方可成擒。松山更不答言。倒豎劍眉。從人叢中撲入。但見刀光明處。先把僞耀武將軍范順官砍倒。宓梅二逆拚命盤住。在城堞邊往來苦戰。總愚斜倚敵樓檻上。抖得縮做一堆。官軍諸將見松山在前。便也壯了胆氣。都奮力助戰。不移時。盛波弟兄及雲軻都到。起宗梅春門轂多時。未免力乏。只憑着一股死力。在那裏往來猛撲。雲軻登堞瞻瞭望。意欲放箭射之。但因四圍都是自己兵將。慮有誤傷。正遲疑間。瞥觀敵樓檻外倚着一個黃冠黃服的人。知係逆首。卽拈弓扣箭。開絃射去。果然聽的一聲。那人應絃仆地。僞主旂丞相梅春正酣。

門間忽聽背後弓弦响處。亟卽回頭一看。早被盛波趁勢一刀。從下三路捲進。把梅賊左足砍折。作楫再復一刀。便結果了性命。宓逆見只剩了一人。料不能免。大叫罷了罷了。回轉鎗尖。要想勾刺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宓逆自己的鎗尖。剛纔劃轉。官軍衆將。已是亂鋒交落。早把僞主旂丞相。宓起宗。砍爲齏醢。前鋒軍士。搶步上前。把梅宓二逆的首級。割在手中。惟范順官倒地多時。被衆人亂足踐踏。已是血肉模糊。不堪辨識。勉強割取頭顱。却紫血淋漓。好似一方肉餅。劉周諸將。又趕到敵樓前。見逆首張總愚。身受箭傷。呻吟臥地。便令兵士替他拔出箭頭。剝下龍冠黃服。以巨繩細縛。扛下城頭。此時大小擒匪悉就誅夷。收復了蒲圻縣城。衆將齊赴大營報捷。李欽差大人。陸坐中軍大帳。諸將一一參見。蕭作楫獻上牛瑞的首級。廖順趙明獻上甄老窩子的

首級。劉松山獻上范順官的首級。二周魯香泉獻上宓起宗梅春的首級。李公檢驗畢。吩咐號令轅門。惟巨酋張總愚衆將以雲軻先經射中。都把這功勞推給雲軻。雲軻遜讓再三。方始領受。命左右扛至帳前。李公舉目看時。繩穿索綁。渾如一隻大肉餛飩。笑謂諸人道。看他這般魑魅魍魎。也想爭王奪霸。可笑。可恨。正要發落。又見李朝斌王璧解上許多俘犯。內有逆目孫葵心。李公命把從逆諸匪。交發審員訊問。分別斬釋。惟張孫二酋。乃係著名巨惡。蹂躪鄂省多年。著兵弁解往武昌省城。凌遲處死。傳首被擾各邑。以快全楚士民之心。左右得令。立即裝入囚車。押赴省垣。鄂撫郭中丞接到文書。不敢耽擱。即時親往法場監斬渠魁。既副東擒。遂平湖北全境肅清。李公恭繕奏章。遣六百里紅旗。馳驛赴北京報捷。當奉上諭。欽差大臣湖廣總督一等肅

毅伯李鴻章。馳奏盪平東捻一摺。覽奏之餘。曷勝嘉悅。該股匪首張總愚。自咸豐九年。創亂山東。轉輾竄逃。流毒數省。近年盤踞楚中。徧肆凶毒。該大臣自受任之時。卽建兜圍之議。茲幸未及一年。大功告成。實由該大臣等籌策無遺。謀勇兼備。允宜立沛恩施。用酬勞勩。李鴻章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並賞戴雙眼花翎。欽此。曾侯相國藩。亦以籌辦淮軍糧餉功。加一雲騎尉世職。並諭促李公將鄂省善後辦妥。即日移師西征。李公謝恩已畢。催齊錢米軍火。尅日拔營。一日忽接到河南告急文書。拆封閱視。乃西股捻首陳大漈。自廣濟竄歸。路經隨州。出其不意。圍撲參將花逢春營盤。比及歐陽利見聞警。傾營赴援。詎逢春寡不敵衆。已被擒衆攻破大營。花參將力竭被擒。全軍二千盡皆降。匪刻下凶焰頓張。請速移兵援剿云云。李公驚道。不意西捻

如此猖獗。這花達春乃我蒙師的世兄。老師有子二人。長郎達春。次名際春。自幼無慧。不能辨菽麥。今老師去世已久。尙賸太師母。師母在堂。當達春投効之時。師母屢次函囑。託我好生看覲。我所以派他隨三弟防豫者。卽以此故。詎意忽遭此難。若不能設法救出。將來師母責問。何以對答。然此尙係私情。卽以公義而論。花參將才勇兼擅。亦非無用之材。陷沒賊中。亦殊可惜。列位有何妙策。可爲本帥分憂麼。時薛文案。孫參謀及諸將。均在座中。各各俯首尋思。一時未得其計。獨馬玉嵩躬身問道。請問恩師大人。這花參將的令弟。有多大年紀。家中更有何人。恩帥知其詳細麼。李公一一說明。玉嵩道。小將蒙恩帥提拔。未報涓埃。此事願爲大人分憂。李帥問計將安出。玉嵩稱扮作達春的兄弟。前往賊營投降。如此。如此。或可于中取事。救得花參將了。李

公道。此事。冒險。得。狠。只。恐。未。必。妥。當。將。軍。須。三。思。而。行。玉。嵩。奮。然。道。不。入。虎。穴。焉。得。虎。子。末。將。決。意。願。去。乞。恩。帥。委。用。勿。疑。孫。鑾。插。言。道。這。事。惟。馬。小。將。軍。可。以。去。得。他。人。皆。不。能。往。衆。問。何。故。孫。參。謀。道。從。前。捻。股。未。分。之。時。諸。將。皆。曾。與。之。見。仗。惟。馬。將。軍。未。曾。交。綏。諒。必。無。人。認。識。且。年。方。弱。冠。正。和。花。參。將。之。弟。相。仿。彼。必。不。疑。但。陳。大。瀟。尙。易。瞞。過。化。羽。妖。道。好。不。利。害。必。須。設。一。妙。法。堅。其。信。心。庶。可。于。中。取。事。李。帥。點。首。道。公。言。是。也。容。我。思。之。沉。吟。了。半。晌。笑。道。有。了。將。來。可。如。此。如。此。彼。尙。何。疑。哉。孫。薛。馬。三。君。皆。佩。服。稱。妙。玉。嵩。辭。回。本。營。收。拾。定。當。復。進。帳。辭。別。元。帥。李。公。再。四。叮。嚀。須。要。小。心。在。意。玉。嵩。一。聲。領。命。又。與。諸。同。僚。作。別。昂。然。而。去。衆。人。目。逆。送。之。暗。佩。玉。嵩。有。胆。有。識。相。顧。歎。道。眞。是。英。雄。出。于。少。年。我。等。馬。齒。虛。增。當。要。退。避。三。舍。不。言。諸。將。贊。

歎。再講玉嵩軍人匹馬一路迎往賊營。時西捻匪首陳大濶。在隨州大勝官軍。連陷附近各城邑。悉衆盤踞固始境內。其黨僞增聖元帥馬融和。僞揚威將軍陳得才等。四出竄擾。凡南陽新野光州諸處。皆爲蹂躪。這日接得東股將軍陳得才等。四出竄擾。凡南陽新野光州諸處。皆爲蹂躪。這日接得東股平定之信。知官軍不日西征。正和化羽道人。商量迎敵之計。又使心腹徒黨。逼脅花逢春投降。逢春執意不允。捻首無奈。命且監禁後營。慢慢勸導。至中牌時分。忽守營匪黨進報。外面有一年輕漢子求見。大濶令喚入。那漢子走進中軍。長揖不拜。大濶化羽等一眼望去。見其身材雄偉。氣宇軒昂。年紀不過二十來歲。面如冠玉。唇若塗硃。然瑰麗之中。却藏一股英銳之氣。二逆偷看了相貌。先有幾分歡喜。便問壯士高姓英名。來此何幹。那漢子朗朗答道。在下姓花。名際春。安徽合肥縣人。卽係隨州統將花逢春之弟。現在李欽差

麾下。充當後營游擊之職。化羽妖道聽至此際。便問你既係妖兵將官。却來此何事。快快說來。那漢子道。不瞞元帥軍師說。在下父母。祇生俺兄弟二人。在下三歲上。父母相繼去世。賴兄嫂扶持提抱。方得長大成。人。是以哥子的恩義。和父母一樣。茲聞哥哥爲天兵所擒。在下情急萬分。求李欽差設法施救。不料他別無良策。只教俺到此詐降。就中取事。以救哥子。在下竊想。大元帥大軍師何等英明。如何瞞哄得過。倘若機關洩漏。弟兄二人的性命。皆不能保。這不是救哥子。倒是害哥子了。況且俺弟兄兩個。在李欽差部下。也不過參將游擊等官。沒甚麼大希望。就使有些功勞。他手下心腹的儘多。也輪不到俺們。所以在下立定主意。倒不如認真歸順元帥。一則弟兄完聚。再者將來成了大事。富貴豈不較大些。故敢冒死前來。乞元帥軍師收錄。感且不

朽大瀟聽了。識不出。是假。未敢出聲。只以目視妖道。他羽想了一想。忽拍案大怒道。大胆的女細。你在本軍師面前。敢用這些詭計嗎。喝令左右推出。和花逢春一併斬訖。以絕後患。羣匪高聲答應。便欲擁上綱綱。那漢子面不改色。仰天哈哈大笑。喝衆賊道。你們不必動手。咱豈是懼死之輩。待咱自己出去罷了。說着。便大踏步狂笑而出。化羽口中雖說斬首。却冷眼觀看那人。見其從容不迫。毫無懼容。亟以目視大瀟。大瀟會意。吩咐推轉問道。你死在目前。哭且不暇。尙何大笑之有。那漢子道。人誰不死。何庸於哭。只可笑。你們這班無識之徒。妄多疑忌。阻絕賢豪。如何成得大事。可惜我花際春錯了一主意。要殺快殺。何必多言。化羽冷笑道。你這些激將之法。在我面前。却用不着。我且問你。你既是真心歸順。爲何獨自一人。不帶家眷。且毫無進見之功。

連人馬也不帶一枝。教我們憑何爲信呢？就這幾庄，豈非大大的破綻？我點破了你也教你死而無怨。那漢子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爲這幾庄事可笑。這種不明理的虧你做了軍師。可惜我屈死汝手。我勸你快些收兵逃散罷。若和官兵交鋒，決不能敵的。我就對你們講明，你們也未必懂得。我自不識人，死亦何怨？說罷，伸頸向外就走。」大瀆亟命左右攔住。溫語問道：「你且講來。若果有情理，自然信你。」那漢子長歎一聲道：「罷罷，做我口舌不着，給你們講講，信不信？由你。要知我們的家眷，祇有嫂子一人。現住合肥家內，離此七八百里。往返攜帶，你想來得及麼？至這種機密大事，豈可被多人知曉？致有洩漏。我若依了欽差之計，來此詐降，自然要帶帮手。我係真心歸順，要人馬何用？若論進見之功，更不值得一晒。既然投了這裏，立功之日正多，豈在一時？況你。」

們十餘萬弟兄。難道都有進見之禮麼。我爲要救哥子。一片血誠。却被你們不明理的事負了。豈不可恨。大漶化羽聽這話。句句在理。乃回嗔作喜道。如此說來。却錯怪了你了。目下人心難測。也不得不如此精細。壯士既是明白的人。諒不見怪。玉嵩見說動二逆。心中暗喜。躬身答道。在下。薰沐而來。只求元帥軍師推誠收錄。雖執鞭鐙。亦所欣慕。豈有詐乎。逆首大喜。吩咐看了坐位。玉嵩稱謝入座。便要求見哥哥。化羽道。自令兄至此。貧道已遣人勸過數次。奈彼堅執不從。玉嵩道。這是恐累在下。所以不敢輕諾。如今待在下勸導。諒必允從的。衆酋皆稱有勞。大活命左右領往後營。和花逢春相見。化羽妖道十分狡展。尙未釋然。密派心腹匪黨。悄悄跟玉嵩前往。躲在幕後竊聽。看他們所說何話。卽來告我。心腹領令。躡足在後。當下玉嵩到得後營。從匪自